



14

文粹卷

五十九

碑十一摠四首

吳興姚

銘

紀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呂溫

夏后氏暘洪水駘龍蛇能禦大畜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原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瓊璣而弛張萬象皇會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此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若也昔秦不量方北築長城在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類為荒立限居河濟歷代莫進矯二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虞因循未暇經營有梯衝桐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權會虜狄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寇甲不及環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莫阻而難懼河冰堅而明燄走受命至于中興國無事

管轄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據其地跨大河以北
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朱棣建議非之於是留
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
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片侯迭望幾二千所東據計
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
時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火耀孤馬起而力中唐邊河而南
門用晏開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策勦虎旅
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真探賈愛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
大則倒狼居鳩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連元勳不集夫其
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
者敗律城陷險固寇得凌軼或駘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刺壘而旋
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
親比武右社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
其可引枕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以資邊功外勦
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亦龍言益氣無生獨心

登威劇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百漢橫塞揭茲雄壁如
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
登陣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連神妙觀豐則
動乃誅乃夷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高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
裕後昆

平淮碑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抗天常肆虐黎人淮泗
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真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
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控弦引鉦萬有餘騎涉淮浮江
梟懸地逆布宣德澤浹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咸屬相賀士
壤耕耨年穀豐登舳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領

方面入秉端揆已許錫美分符有士為王遠近老且耄農桑工賈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濤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夏矧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兇慝不悛播蕞恃毒相拒信都奮勇提戈援將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殲虜虜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道守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厲秦前起繼踵履險成功孰與為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異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桀暴邪于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當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

後再安生靈愛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我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彘虺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醜髒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紛歷于五紀肅宗親親大敦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乎人事以理運未至冷氣猶疑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袞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條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為尊四海為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狃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鏃大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觀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執莫不列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見於巴東之間河清於鄗衛之際固同本之既昭聖祚之符廓情寰宇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

控扼吳楚密邇輜輳有上帝曜龍之地同異方多馬之國戈鋌雪
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兒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
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冤靈災除穢猶命使者持
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
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駭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
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寔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
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群疑自消於是會臯
蔡之師得雋焉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
電激孤劍騰馳亦由馮異之物惣軍鋒于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
掃攬擄物魏博河陽鄆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
胤當從史內訛邪謀外阻兵勢稽誠奮發獨應主帥故得虜魏豹
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臯音益以汝海之地惣朔
方義成峽號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
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時集西曲樂書作帥鉞為
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惣宣武淮南
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鄆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
曹王皐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常最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
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朔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子雲蒙戎季
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傑必有以嗣
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
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
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
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音正之機發號申嚴疑之令然後有司
馬之法箝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
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
寧奮昇城之勇君文勵擊郾之志焚上蔡以前羽士畫拔郾城以拒
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愬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
以聖計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父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
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成靈憲

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
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遂餘孽如鳥雀
獵殘寇似狐狸平矛作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群帥之志氣逾
厲統制之號今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回
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摠傷壞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
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雙視若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
收文成柵而降吳秀林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
或謂吾軍不利吾軍愬誠明在取東信不撓要命釋縛授之親兵
祐感既不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哥粵十月既望陰凝雪
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大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空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
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
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敗淮濱乃執魏軍得田曉為道潛出
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駟懸旗用制奇勝與古為侔四紀通誅
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莫斯為盛帝

命策勳進弘為侍中光顏仲胤並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骸除瑕宥罪
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未
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春淮潰蒸人生殖俾擇循吏
按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
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百休勳而百辟金謀羣帥克讓推義
士之志敢貪天功微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
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榮往後光輝千古聲明百靈詔命掌文之
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
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
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
害馬農去蠱蠶首非戎功孰靜羣惠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
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漢

白門縛布服茲肆罪豈芳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連於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氛未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惟留沓中桓桓攘帥应变安勞不致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啟封珪組陸離泊于蛮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聽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于栝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勳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懷史臣德裕敢聽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猶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

以至至悔非德教之助欤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勳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機獨照或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帥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設臣所以不敢望于清光也俾於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特伐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北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遙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之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眾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目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貶內難也

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我旌由羌髻率師以翼周北窟集騎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緡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綦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扶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蝸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若饑畜產耗半黜焉斯曰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燐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榮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朔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可我未構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徵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持勒赤心者天性忿鷲我馬尤盛初與名王噶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為噶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以璽書授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領羅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為虜所敗

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楸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迹公激義氣以虹貫登精誠而石崩奇計兵權密授髦儒乃命介弟仲至典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而未洩欲逐而不食戰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可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騫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龍者弗取陸果者皆什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技係累谷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馱馱風澤而散旗幟屬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弄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曠馳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猷我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檻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敷功赦罪矯命專征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愆歟以

公威勳靈貳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接迴鶴使先是奚契丹
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謀自迴鶴嘯聚靡不鷓張
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駁迴鶴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
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鶴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詭詞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
襍虜公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解紛
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固安依原居而
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里車寄託遠遁流離飢凍里車亦倚其威重
迫脅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賚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
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
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
為爪牙視戎狄為鼠彘方備猛敵不既細娛非周宣善以成召虎
三勳非漢宣善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
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驕將
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

越執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情乘其威困臨以兵鋒劉單于之旗納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
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疑異鳥南來胡成之徵北
夷懸掃厥國十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云穴奔鯨失水上郡
其前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驕子止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
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郵支嫂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
羌戎雜處噉噉群羊茫茫大函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
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
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
視金鼓誓眾于旌蔽地爰命介弟屬國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
稟凡之制代帥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
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車尤未縛俾我元侯恢私遠略取彼
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微臺為萬里昆夷九譯而通繼夷既
同天子之功儒臣象美刊石垂鵠

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太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烏公先廟碑

韓愈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

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

南康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乃立宗廟 以安神明德 厚流光 追養繼孝

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
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
盡物之誠惟大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
宗格于皇天始恢隴坻之旅終化岷峨之俗貴為上公位極元台
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
祭器近古以魯鍾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為
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
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軌字元禮以字
行於代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入隋為沂州刺史啟士郿城易名曰
莊實生孝悌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生司農府
君諱機為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專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
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剖符澶州脩起儒術三典御曹陟降屯夷操
持貴律不避強禦繕理官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為唐名臣以夫
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為第二室清和脩
繁履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縣氏

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嶷為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脩明
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宣中外歷
殿中監剖符八州盧海潮號眉徐衛浹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冊
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
為第四室威德循行含章自牧麻蔭田尉淑聲流聞一纂崇厚下
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大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鄆
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朝流熾昌於後葉列於禘嘗諸
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誓備
師建奇功打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繫門佩亞相之印綬
脩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金蜀命賜備厚由地官
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鐵鉞鉅旆旂
鑿瑠戈有嚴有翼乃蔚八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
南鑿納邛西羌解辦象胥譯戎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
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敷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
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老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

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求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
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
注意不得視條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率實奉朝請薦其常
事孝友而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
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恭謹
而延襄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補與外王父皆秉國
鈞為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銜恤無怙齋喪中禮大凡
四廟之支旁尊羣從煩熾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
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楷沉齊擊香條也既思其志
意若聞乎容聲洞洞乎齋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
之以戰則克然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
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佻靜深奔奔孝孫匪懈玄衣赤舄洪閔章章乃侯乃王漢
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
南康溫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楨幹沂岐之西稜沓銷散并絡之

下天文昭煥無封全歸其實德輝華脩孝享蒙法無違以昭以穆
以嗣以續和氣婉容必登嘉熟字孫小大罔不初肅神之聽之報
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
宮使上柱國燕國公李公先廟碑銘并序 推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
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于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
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乎水土以調乎陰陽
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求代德公姓于
代南人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
代祖寔周大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
會昌定公惟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乞言而為傳史體國以全至
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懸州顯武縣
令諱玄軌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注夫人北海王氏
烈考贈司空諱賢夫人分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

為初室顯武為二室尚書為三室司空為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
交神明之道也惟郟縣顯武遵道服儉廉潔為備且曰郟曼容陳
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舍
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
而靜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賤絕非聖之
書恬智又養龜願不感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因從官至寧州貞寧
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攝公
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疎利權天寶末宰執擅朝惡其剛介不附
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
部尚書以至於論道焉長子頌專良有士行終洋州司戶參軍家
子頌貞幹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楚
州刺史幼子頌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
明宏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憲學可以折群疑彌論中朝則尚
書即京邑延尉皆有懿績惠慈外服則湖蘇號賦二千石不蕪
宣功化繇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覲君中策拜顯尊紹文公

安公之爵地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懷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安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宜之
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
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
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
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譏酌之祭器德輿
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
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
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郟縣顯武一同丕矩尚
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燿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
是宜羶鄉告祠齊明盛服乃順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
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以代承訓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

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嗣子其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
月而葬二十五月而祥始立廟洛邑曰考廟王考廟一丈有七從四
尋衡尋階一尺有二寸五楹外垂四阿其彩繪施以丹雘齋室饗室庭
垣稱之述族氏勲蹟顯銘其德曰太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系于
齊著手漢荷朱少師之教純孝溫重果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梁柱
賊臣祿山馮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
之勳函洛阻絕人罹毒毒屢崇振旅朔陲戢靜禍亂公為宰衡有邇贊匡復之
謀山戎之難淮泗之疑公領揚州宣風淮楚有剪攘威鎮之績茂勳盛業疇
不禮曰以必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
銘于鼎以其月之某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繁服儉而中禮
先饗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
宛身屈意愉如懼不為盡志也禮卒奠撤齋莊之色如有焉歎息
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
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有樂不
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一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勳輝輝衡台惟昔女媧覽恩拒
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勳揚策牘銷
氛稔宣明日月於惟太師難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象廟碑
銘并序
白居易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讓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
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
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
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
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南祖世
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
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其郡太守六
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讓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
史高祖孝宗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

鳳閣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封趙國公諡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
妣前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
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沈終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
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
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德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政
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
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
公郡太夫人前後凡二追命六告身溘澤豐洽自棄流根從子貴
也郫縣泉晉陵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
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
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
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
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喪
治叔父兄妹之殯感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輓輟中親護九喪氣

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
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爲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
公寓居無錫會權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
不對次強以草檄絕筆大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
將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
爲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
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
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
駕時移世變遂出擇高要佐潯陽旋爲滌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
爲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財理二郡以去害爲先故有盜奔獸
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爲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
革弊爲急故有摘奸抉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鉞
鉞但鎮緩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徃亂微利積習生常公既下
軍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
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

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
力汴之民其為殫乎其為庶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
海為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
史淮南諸州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
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望壺漿捧篋醪
遮道攀錢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涕泣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
袴襦之惠及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
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
文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
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
君以義利惠乎人以敬冕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
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
公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孝
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耶令順孫祗享盡孝盡敬肅肅

泉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
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
以忠肥國乃授侯伯肅嚴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
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
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

碑銘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汴宋亳等州觀察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鄉拜章上言守臣蒙被
恩澤列為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且其奏于有司於守善
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中命季
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附鄉食三室增墉以尚幽設
帷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
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

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
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主入
觀真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朝是歲
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
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沈瀾既卒畢顧
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去令狐晉邑也晉
大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自是
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
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魏為燉煌郡太守子孫
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為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
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
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為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
歷平正縣尉分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
始以顥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姚左丘明國語辯而
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豈悌以肥家信

誼以息人德克齒孝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徵章流乎佳城
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
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徙封安郡縣
累邦族從孫生三子皆才彭陽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為檢校
膳部郎中梁河東軍事李子前所謂為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
混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性彭陽公以辭筆取利名翰飛來
侍從由博士主尚書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府言文者以為
冠節抑戎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後都言方略者以為
龍夫浚師嘆嗚難治乘豐福發淳成習俗整止五載飲和革心
車馬來朝人皆隕涕問公還期鴈必祝之分更為常伯旋命居守汴
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歸成西其首三層遺愛者可也焉貴
而率禮老而能集休惕于霜露齋莊于廟桃睦其季仲施及鄉黨
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尋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醑
醴必芬牲牲肥腍遠無在堂肅肅曾在寔孝孫蒸蒸若奉盈位簪

委紳薦俎登酬酌蟹文感流涕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
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特敷陽
之龍光佐憲皇穆嘉嘉靈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柄咨爾五章故
旒俾鎮雍兵入為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直介福以壽東郊
既釐可復朝右解縣其曹系于周舊申我願起必自其後大和紀
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已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朝碑銘并序

唐制五季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
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
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朔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
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初
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
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常祀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相
願尊位告鄉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
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

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
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祥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
配第四室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
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為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
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前羽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
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
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罔廣陽有
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
代孫也唐興于大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
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羨後大之祥惟戶
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延
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
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宮甸
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縣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
輶車聯轡大獄闔禹朔漠至上止決平早以藥棘傷生晚成劇美樂

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大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其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各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辭政術科以置旄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冲虛三真經進整屋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馬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虛公卿以作高第及聞或嘉人輟春罷社薦紳間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縈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各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觀上思用舊臣為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

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廢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且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闕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儀以潔牲采以大糈交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駭奔奉事副并後袂履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增飾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埒乃約乃尊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陛踟躕堂闈禮成起慕涕落玄衾濡露踐霜誰無亦懷不如達者京與榮僧逢時奮厲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去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恭肅祗于廟門

魏傳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朝碑銘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大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朝京師朕時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街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事

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特臣愈承命憐悲明日詣東上
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
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其頤以假魯靈
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垂寵錫之所以休寧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大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
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
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來除河北故事北諸州故得
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大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
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押于太寧燕盜以爲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
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威順指令業業魏士嬰兒歲兵吏戲
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

事奉我天門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疆籍兵來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
尾神旗橐纛戰轟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
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振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之田侯兩有文武
訖其外庸可作丞輔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設用師于恒乃陰与寇連夸謾究
驕出不遜言其執已未其四月中貴人承璫即誘而縛之其下皆
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
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
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
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焉
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
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存齊有餘枝鳴
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
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
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
字其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未始以武
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
走可汗於渤海上海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
道澗厚累石餘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安其居歲罷運
錢三十萬餘埋水室韋以騎五千未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
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
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勵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
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
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
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
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
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迨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三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講刻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天台智者大師碑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宗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號為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顓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間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孤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遠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

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之禪師得之由文字中
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
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
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之實相之宗趣無證直得之妙自發心至
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渙然冰釋示
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
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
注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
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實教者道
之門大師溷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
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
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有一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
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
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臨夏息而已左
谿門人之上音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

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真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
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
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縉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
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眾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
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
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
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嚴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
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
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壤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 并序

李肇

白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
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
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翕賢達相
承世謂居士為諸佛化身者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

自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
 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賦滄也如意年中剃度
 諒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魯印宗禪師商律部
 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為孺每言
 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
 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職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
 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
 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
 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
 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
 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源也又達
 摩六世至瓊禪師瓊又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
 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
 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
 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

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其禮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
 觀為本祇樹園內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我因
 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
 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
 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證謂上法難證為有則每無
 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
 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
 義現聲聞像弘大遠見心不可名也偏袒踞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
 率天親近彌勒娑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
 發寺非止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
 馮子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耆期之歲同
 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万行無得成為本爾等師之天寶
 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輩號慟如哀如疑香
 木幢幡雷動容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籍告其鄰與之夢
 協堯率天者第四大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

塔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
原申亦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
纊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
同法界之大蕭然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方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
無苦樂妄習為因眾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求自利如聚落何
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冢廟至
若旱蛙躍流鬚大能視雲雷與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
罟梁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僧道賓越州法華
寺僧法源僧神邑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州報
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
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
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
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
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第
子傅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亦沾左谿之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

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渡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談眾生未度我為舟筏將
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殞頓心愾歸寂滅城不住之徒
無生之生堯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
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留劫塵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
覺經緯於二乘道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道清淨用
正日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
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
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
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
而宗途異各權所得牙為矛楮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獲
幾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推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
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

知自解習禪者庸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
惠解之道流必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
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開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
未普故木鐺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
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二種止觀成一
事因緣括萬法於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
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為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
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盡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隱
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
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王信者疑
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初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惡欲之徒出入
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明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
落空谷殊不知空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

魔外道為善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
為不侔矣自知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
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下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為也道一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
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
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
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
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
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持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擲權
消息乎不一之場鼓舞於說二之域至微以盡靈性至廣而體神
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闢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
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
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
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

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非相
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
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
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
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
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
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
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
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
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
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
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
遺壽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
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
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

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
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
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
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
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備破
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
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
也如懸鏡不可弁也如通川不可竭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
義非靈說也辨四教深事有源也成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
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天聰
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
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
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
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真虫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
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

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闕遠曼與凡境杳絕
斷是惟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
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
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
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
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
民自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窞有
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淋浪不能住者有大遠而甘心不至者有
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寂號而稱惠者有奔走
非道而言權者有佞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寧言而爲
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及經非
聖昧者不覺神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矣由物思也悲夫隋開皇
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
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又其次曰東陽小成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言
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明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受詞爲

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威之際誠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
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禪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
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
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天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
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
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
覆校措足也禁句爲之鞅據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
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
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透其辭之鄙或
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
於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
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在枿木之津
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愚不能知之既

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玉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
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無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
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
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若于銘之首云
浩浩群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
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
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私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或渴飲四海
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書得喪惟心所幸心遷境遷心續境續物無
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
云云不可勝言抑未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
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
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
而人常存而未始或有常昏而未嘗或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
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
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文粹卷第六十一

三月廿日

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 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心故性儼大師碑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

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裴休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

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

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

維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
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
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首
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
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諱安國寺
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
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崑法師復夢梵僧以舍
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
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
伐株朽於情田兩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
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
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特錫施異
於他等復詔待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
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
注納備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

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
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滌蔡蕩鄆而天
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
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贖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
叅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
為之君固必有真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
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位更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
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
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巨牀靜慮自得貴臣盛族
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接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
地坦無立履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
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

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貴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諡大達塔曰玄泌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兼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煙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掃清塵林其遊其灌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軌躅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雪趣真則滯涉俗則流家狂狷輕鈞檻冥收拒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界放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洪耀寵重恩顧顯闡諸道有大法師逢時感應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日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大空三藏碑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德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圭德祥開右至導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歲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書省賀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邈湯湯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度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摧十八會法法化相承

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
禮皆各福應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最駭以定力對之未
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
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
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
傾歎懈倦之也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
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
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
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
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心相繼述者
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
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系
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

離有無刊石為傳之大者

澧州藥山故惟嚴大師碑銘并序

唐仲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
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
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奏
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實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
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
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
兩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
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湖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
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
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
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主之質豈俟
磨龍照乘之珍韜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拍
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

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決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
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群
盲為大功德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
之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嶷貞元初因韻藥山謂
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既披榛結庵纒屣
跌坐鄉人知者因資携飲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
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
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
若一始終如是者死三十年矣將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
歲而僧徒普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煩正覆導
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日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
暮而息未有以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
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單隱几
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至弟子冲虛等遠至
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為衣以竹器為器

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
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
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麈尾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
賤迭來頂謁林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
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以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
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闈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无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
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
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
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
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遠遷塔樹已
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
託於發文疆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

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
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
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爲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
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棄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
形儀顯若死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
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
緣或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
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必高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
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
界以真摯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閩
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於分於未席虛
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
萬有銜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胞合同授秘印目爲宗
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榻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藥有觀音
道場真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

屨將擢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
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
鐘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迨
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于童齒出
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
寶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紆於茲教跡未
衰靈臺歸而一公丕承峻其節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
乃植豐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
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
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
山陰大師誕鐘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明寺遂

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
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游長安觀音身律師見而奇之授以
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
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其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
峻峙機神坦瀉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賸究諸宗之源
底加以素解玄儒旁撓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
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家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筮徐中書安貞
榜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道世皆
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
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
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
合終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
荆關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淵澤適來之
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豈木燭燭慈雲無心適去之
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或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
威有儀不穿不雜德薄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
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
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
始為浮菑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
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藏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撥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
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菑也凡浮菑之道衰
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侶以究戒律而大法
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
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
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二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
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

執中匹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
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
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
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
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終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聖
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眾千餘人俱實持故
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贊錢十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
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
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眾反聚落錢及寺
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
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菩提
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

慧因求滿德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揆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

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

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

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天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

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

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

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

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

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湊建昌惠進

等五長老交游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大師真卿暨本

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

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眾主盟者二十年

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

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

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

石贊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
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及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
及歸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蒼蒼者衰醞醞味醜誰及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
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
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云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鑑峯之
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其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 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更氏詳之矣
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
暢於虛空裨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
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
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
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錄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教逾
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誓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遑祗受既而

乘歸精舍頌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
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自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
中夜累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
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鹿歸
行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
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
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幃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
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
坐臥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其
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為吾道已成吾教已
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更
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間赴道諸師既沒法教
疇依蓮沼無洞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
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郡令吏部

侍郎弘農揚公於陵爲衆禪之侶幽鑿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察
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誓誓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
泯空有兩詮上商傳闕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
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可思量載
滌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鳥效瑞景行如存追思不墜白月
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
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書